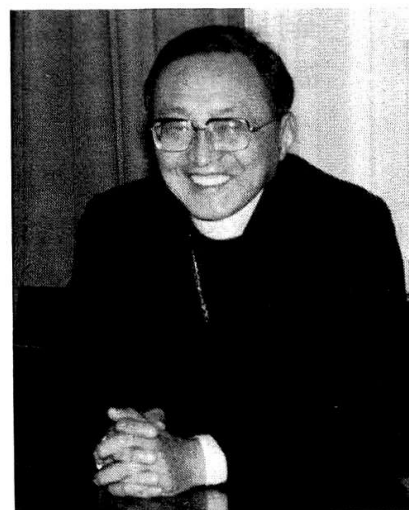


中國天主教的現況與前景



金魯賢著
林瑞琪譯

（今年五、六月期間，上海佘山修院院長金魯賢主教率領一個五人訪問團，相繼到比利時、法國及瑞士，進行友好交流，發表演說。在里昂公教大學發表演講時，由當地樞機主教親自主持，有近四百聽眾列席。本文是金主教訪問魯汶大學時所發表的公開演詞。）

多謝各位今晚蒞臨。我渴望自己能以荷語來和大家談話，但我只能以法語發言，請原諒。

比利時是我所熟稔的國家，我今次可以說是回到親人的身邊。記憶起童年時，家父在上海聖母聖心會神父中心工作，我對滿腮美鬚的傳教士來訪我家，我是多麼欽佩啊！那已是六十二年前的事了。

在修院學習中國教會史時，我十分欣賞著名的比籍傳教士南懷仁的智慧及成就，而明年你們就要慶祝他逝世三百週年。我亦十分敬重較為晚近的比籍傳教士雷鳴遠神父。比利時工程技術人員也曾協助中國修築鐵路。因此，當一九四七年我到達歐洲時，我決意一訪我自童年時已十分景仰的比利時。

我在比利時結交了很多朋友，甚至有一個比利時家庭還把我當作親人，而我亦保持與他們通信，直至一九五五年被捕入獄為止。

一九七四年我乘船來到歐洲，由上海到馬賽用了差不多足足一個月時間。旅途遙遙，我感到世界廣大無邊。

四十年過去了，承蒙魯汶大學校長的邀請，我有機會再訪比利時這個親切的國家。今次的行程和四十年前一樣，令我興奮莫名。不過，今次我乘搭的是飛機，從上海到比利時只不過是十五小時的旅程。世界經歷了變化，愈來愈變得細小。

西歐同樣亦經歷重大的轉變。在四、五十年前，歐洲國家間的合作可謂絕無僅有。可是，到了今天，有賴一些眼光遠大的政治

家，歐洲建立起經濟共同體來團結各國。同時，她亦朝著更深切的聯繫邁進。這將使歐洲在國際事務上，更具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比利時及魯汶也改變了不少。不單是外在市容有變，人們的思想意識及價值觀念更是大變。變化之遽，差點使我認不出這是比利時來。

在這裏，請先容許我概括地介紹我的國家。中國幅員廣闊，差不多相等於不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歐洲。中國有人口超過十億，約佔全球人口的五份之一，亦即是說，地球上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我國的歷史可遠溯至基督降生前二千多年。早在凱撒大帝征服歐洲之前五個世紀，中國大哲學家孔子已積極到處施教。人類發展史上多少古文明驟興驟衰，沒有留下點滴遺跡。而我國文明卻歷四十多個世紀而不衰。相反，她因與其他民族及文明相交往而日益增長，燦爛生輝。

除了少數特殊時期外，我國一直以肯定及開放的態度與其他文化交往，我國民族鼓勵與其他民族交友，我們實施互相尊重及彼此交流的政策，以達致互惠的成果。

讓我舉中國的宗教為例。只有道教是地道的中國宗教。其他四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伊斯蘭教，均源於外國。伊斯蘭教與我國少數民族關係如此密切，以致中國有些地區的居民全屬穆斯林。這使我想起中世紀的歐洲情況：「在此地區，信此宗教。」經歷時間的薰陶，佛教已深入民間，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及生活。中國佛教以中國文化為基本，並徹底中國化。很多中國

人甚至把佛教當作中國獨特的宗教，以致人們差不多忘記了佛教是由印度跨過喜馬拉雅山傳過來的。可是福音未能植根於中國。由晚明（利瑪竇來華）直至一九四九年為止，整整四百年間，中國信眾人數始終未超過三百萬。去年我訪問美國時，獲悉在獨立戰爭時期，全美的天主教徒才不過二萬五千人，但時至今日，已增長至五千萬。當然，箇中原因很多，大量移民湧入亦是主要因素之一，但創新精神及敢走適合國情路線的勇氣，對美國傳播福音的成功，十分有幫助。

美國天主教友的經驗促使我們深入反省。回想四百年來的中國天主教歷史，我們見到，除了少數像利瑪竇有洞見的人士外，整個權力架構大都偏向強求教會內的劃一。舉例說，在中國我們對祖先及先賢的文化及尊敬，都未有應得的重視。

我們得認真地就中國教會在過往四百年的得與失，作一番平衡的審核，好讓我們揚善避惡。去年我訪問西德時，在一次演講中我也曾觸及這個課題，今天不想覆述了。此外，我閱讀了韓德力神父的大作：「中國地方教會正在浮現？」該文刊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雙月刊中。我相信無須在這裡重覆這個論題。韓神父一再強調「鑑古知今」。由於他長時期在台灣、香港及比利時工作，又由於他曾多次到中國大陸旅遊及訪問，因此，他能擺脫成見，以客觀的態度去看中國教會歷史。他的文章闡述清楚，結論發人深省，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評的地方。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只想向你們介紹一下中國教會的現況，並略談教會的未來。

由於我是上海教區輔理主教，我將較詳細談及這個教區。上海教區的範圍比上海市本身還要大，幅員廣達五千七百平方公里。

佘山修院新院舍及背後的聖母大殿



上海教區有十二萬天主教友。其中四萬居上海市內，八萬居於農村。農村教友當中不少是漁民。過往，每家每戶漁民都有自己的船隻。他們日夜都生活在江河及湖泊上。今日的漁民大都集體從事科學化的殖魚工作。隨著這幾年經濟改革的發展，他們的生活日見改善。但和過往一樣，漁民仍是十分樸實純良、虔誠熱心的。上海及鄰近三個教區合共有十萬漁民。每天晨昏，漁船上都傳來陣陣早晚禱及玫瑰經的誦念聲，嚮徹雲霄。公教父母都重視子女的公教教育，主動教導他們要理及祈禱。他們很少受外界影響，卻堅持自己的信仰，這實在值得我們尊敬。

自一九八零年起，已有三十間聖堂一所接一所地重開，其中六間在市內，其餘的在鄉間。今年又有三所聖堂在復修中。我要向大家介紹以下兩間教堂。徐匯大堂始建於一九一一年，能容納三千人。它座落於著名天主教愛國學者徐光啟的故居田域上。去年，到徐匯大堂參與彌撒的外國朋友超過六千人次。第二所教堂就是佘山聖母大殿。十九世紀末期，法籍耶穌會士購置了十四公頃佘山土地，在半山處築起了一座能容納四百人的小堂。又在山頂建起了能容納二千多人的大殿，把該殿奉獻給進教之佑聖母。每年五月一日，有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蜂湧上山：大部份是漁民，他們乘船而來，算起來超過五百艘船聚集在山下；有些朝聖者則乘公共汽車到來，由旗幟在前領路，上山沿路誦唸著玫瑰經。他們亦參拜十四處苦路，走在轉折的路上逐處祈禱。最後，他們抵達山頂大殿參與彌撒。去年五月份內，共有六萬名教徒從全國各地前來佘山朝聖，又有三萬人前來辦告解。今年在我啟程離開之前，已有三萬多人來過佘山，政府的報章及電視台對這些事情亦有詳細的報導。

一九八二年，我們在佘山開設了一所修院，來自華東的一百一十六名修生在這裡接受知識上及靈修上的培育。（最近上海電視台播映了一段十分鐘的節目，介紹修院生活，內容真摯客觀。）我們的修生大都高中畢業，最年青的一位是十八歲，最年長的一位是六十七歲。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祝聖了七位新鐸，中央電視台把祝聖典禮現場轉播到全國各地。去年又先後祝聖二位，其中十二

月祝聖了一位廣東汕頭教區的新鐸，有兩位美籍神父由香港前來參加禮儀並在新晉鐸者頭上覆手。我此行回去後，在聖三瞻禮前夕，會祝聖八位修生為神父。修院的一切都是從無到有，修院藏書由三年前的一無所有增至現在的二萬餘冊，其中絕大部份是外國友好贈送的。在修院執教的，有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十位神職人員及教友十餘位。修院本身沒有自己的基金，經費來自各教區，按修生比例分擔每年開支。許多外國友好曾訪問過佘山修院，韓德力神父更曾在修院以華語主持了一些有關梵二大公會議的演講。我們最首要、最迫切的問題是神職人員老化。教區有五十一位神父，平均年齡是七十五歲。張家樹主教生於一八九三年，現已屆九十四高齡，而我這個七十歲的輔理主教，在神職人員中竟算是年青的！這就是何以我們要加倍努力盡快培育年青神職的原因。

我們的教區有八十多位修女，她們的平均年齡是七十七歲。八五年起，我們開辦了一所修女初學院，收納了十八名初學生，最年青的是二十歲。

隨著修院及初學院的開設，接班人的產生是有望了。修院有聖召，但欠缺教師及教材。我們的公教書籍在文革中喪失淨盡。目前我們正按重要優次及迫切性，自己編寫教材，邊教邊寫。經過五年的努力，我們完成了一套神學課程，現正在校訂及修正中。同時，我們亦已開始編寫哲學課程。

兩年前，我們教區重辦「光啟社」，目的是研究神學本地化問題，也為教區提供世界各地天主教資料及出版書籍。社內有一小

型資料室，收集來自不同國家的四十多種刊物，其中包括“Documentation Catholique”，“La Croix”，“Quotidienne”，“Osservatore Romano”，“Etudes”，“La Civiltà Cattolica”，“Lumen Vitae”，“Die Zeit”，“Misse”，“La Nouvelle Revue Theologique”等等。我們出版兩本刊物，一本是雙月刊，另一本是季刊，頗受各界歡迎。我們從耶路撒冷聖經翻譯了四福音，印行了三十萬冊。我們亦出版了「師主篇」、戴業勞著的「歷史中的耶穌」、Huby 神父著的「馬爾谷福音詮解」及 Martini 樞機主教著的「和耶穌在一起」。以上每種書籍各印了一萬冊，全部均於一個月內售罄。我們不久將重印這些書籍。此外，我們要求自己每月出版一冊新書。

先由著名天主教學者馬相伯所創立、後由法籍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曾培育了大批人材。我們以該校校友為骨幹，成立了上海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現有會員超過五百人。會長朱仲剛醫生是我們訪問團成員之一。朱醫生在震旦畢業後，曾赴法國深造皮膚科。聯誼會集合天主教醫生組成醫療服務隊，下鄉出診。一些天主教教授則開辦了夜間進修學校，利用公餘時間教授英語、法語及德語。這些知識份子不收酬勞、不遺餘力地貢獻出他們的精力、知識及寶貴時間，對教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已著手籌辦一間老人療養所，現已覓得院址和管理人選，目前只是等待開幕。此外，一間中型的印刷廠亦在籌備興建中；一俟建成，我們便可以為教區印刷書籍、刊物、教會瞻禮單及聖相等。

相信大家已對上海教區有了一個概括的印象。由於時間所限，我的介紹到此為止。總括說來，上海教區的現況不錯，整個中國教會的情況也是一樣。

中國有教友三百三十萬。文革期間，沒有教堂，也沒有教士。基督徒把自己的信仰深深地保留在內心。他們在家庭內把信仰傳給下一代。自一九七七年起，教堂開始逐步重開，他們不收分文自願地參與修復教堂的工作。有些地區，教友更自行籌集資金，修建新的聖堂。他們為參與彌撒，樂意步行十數公里而在所不惜。自一九八零年起至八五年止，共有十三萬成年人受洗，現在每所教堂都設有要理班。截至去年底，全國已成立了七間大修院及四所備修院。事實上，共有超過六百名修生及二百多位初學修女在培育中。當中甚至有具備大學畢業程度的。在過

往六年間，重開了大約一千間聖堂及一千間小經堂，差不多每天有一間教堂重開。

在全中國十億人口當中，三百三十萬只是一個小的數目，僅佔總人口千份之三。但這個少數民族遠較其他少數民族更受重視。文革期間，天主教徒雖受盡種種考驗，但總沒有放棄信仰。現在，他們受到普世的讚賞。他們感謝上主，因為他們反映了基督的精神，成為世界的光、地上的鹽。他們時時處處以言以行見證基督。在學校，他們是好學生。在工作上，他們勤勞不息，保護國家公益，任勞任怨，贏得群眾的信任。在家庭內，他們尊敬長者，常常獲選為模範家庭。政府當局亦公開承認天主教徒中差不多沒有罪犯。他們樂意幫助鄰人。在一些沒有教堂或神父的地區，教友們聚集在較寬敞的教友家庭中過瞻禮。假如有人生病，一個或多個教

佘山修院新聖堂



友會自願負責照顧病者。他們為臨終者祈禱，協助安葬死者。這使到不信主的人深受感動，尋求加入教會。耶穌說：「聖神隨意向那裡吹。」（若，三：八）這短短二、三十年的史實，有力地說明中國教會經已自立，由神父及教友自己管理。危機已成過去，中國教會充滿活力和信心，向前邁進。聖神吹遍整個國家，我們中不乏充滿神恩的天主教徒。我們應信賴聖神。

上主藉依撒意亞先知向我們說：「我的想法不是你們的想法，我的行徑也不是你們的行徑。」最近數十年發生的事件教導我們，要不斷放棄自己的想法和行徑，卻也應分辨出天主的想法和行徑，並採納它。放棄自己的行徑而追隨天主，似乎並不容易。教會歷史證明，從耶穌時代起，即使在教會的權力架構中，無論在高層或低層，每一個人都會面對困難。現在就讓我向大家簡述我為何和如何不能早點到達這地步。

我生於累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就如我剛才所說的，童年時代，除了中文科外，所有學科包括中國地理及歷史在內，全部由法國神父用法語講授。其後，我加入耶穌會巴黎會省。晉鐸後，我到 Paray-le-Monial 作第三年卒試，然後，在額我略大學深造並取得教義神學博士學位。旅次羅馬期間，閱真諦樞機主教被匈牙利政府拘捕後，我參加了教宗比護十二世所召開的聚會。教宗發表了這樣的說話：「多惱河兩岸所犯的罪行，造成義憤的波浪，滾向提伯里河兩岸。」這句話一直在我的耳朵間迴響多年。當時中國剛解放，我決定回國。面對某些人所提出的問

題，包括剛恆毅樞機所提出的，我總是回答說：「個別人可以做白華，三百萬教友留在大陸，牧童不能離開羊群。」懷著旅居歐洲的見解及偏見，在一九五一年初返回上海。

當時不是交談的時代。人們只從共產黨的缺點去看。正如世界其他地方，中國正出現教會與共產主義的對立和衝突。大量天主教徒被捕下獄。這是教會的一場浩劫。

不過，在這生死存亡的一刻，有些天主教徒站出來關心教會的危殆處境。他們放棄了與人民政府對立的政策；他們遵行愛國守法的原則，領導天主教徒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自力更生。他們挽救及保存了中國教會。

在獄中，我反省了好一段長時間，逐漸認識到我的想法及路線也許不是上主所喜歡的。由於我離開本國多年，我對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的意義，並不完全理解。

七十年代，我刑滿出獄。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國家政策轉向開放。我開始與國外人士接觸，我認識到世界已經起了很大變化，天主教會也變了很多。

我們教會的轉變指引和啟發了我。我們應跟從上主安排，我們必須從現實中去考慮。上主為我們所安排的現實大致可描述如下。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的腐敗統治，以及殖民主義所施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侮辱，令到中國人民走上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道路。我們必須愛國。我們天主教徒只佔總人口的千份之三，我們必須投身國家的生活及命運，分擔及分享國家的痛苦與歡樂。作為一個牧人，我不能離棄我的羊群。我必須顧及天主教

徒的益處，為他們服務。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一項我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消除饑饉。十億人現正過著快樂的生活，國家的尊嚴得以重新建立起來，並獲得各國的尊重。中國教會由中國教友自行管理，是愛國守法的，她亦堅持獨立自主。教會配合了中國目前的實況。誠如匈牙利教牧 Lekai 樞機主教所說：「我永不想走回頭路，只希望推動歷史巨輪向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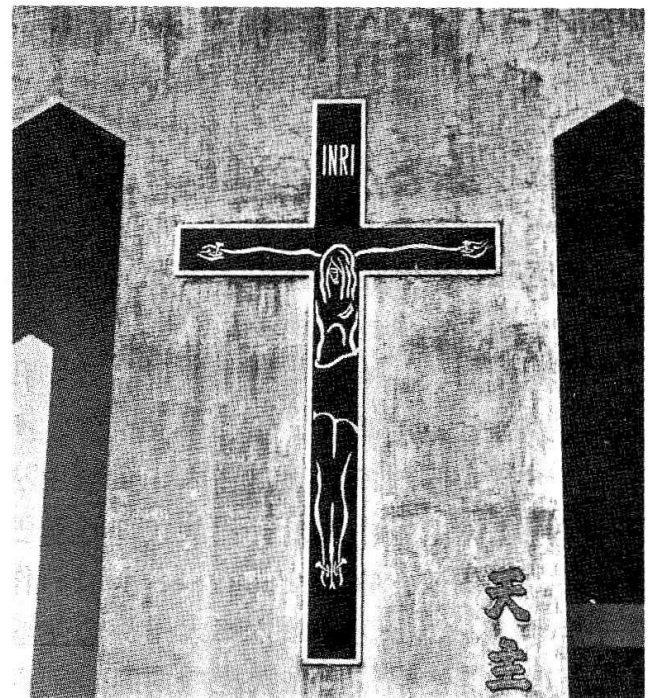
這是上主為我預備好的道路。八十年代初期，一方面，在中國北方，我有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在翻譯公司擔任校閱之職，生活寫意，工作輕鬆；另一方面，上海教區打算重開修院，他們希望我回去領導修院。留在北方抑或返回上海，我的內心一直為這問題爭鬥著。假如我留在北方這第二故鄉，我可以靜靜地安享晚年。但假如我返回上海，不單只工作會繁重不堪，我個人更可能招致某些人的嚴重攻擊。忍受這些苦楚值得嗎？經過長時間的反省後，我終於得出結論：要是我留在北方，這決定純粹出於自私；要是我返回上海，這決定將對教會有益處。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六月，我毅然返回上海。在張家樹主教的領導下，我參與了重建教會的工作。經歷五年的經驗之後，我深信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是上主所悅納的。我決心繼續下去。

世界不斷在變，變得愈來愈合理和完美。

人們會見到歐洲各國之間起了很多變化。過往，國與國之間鴻溝甚深，互相敵對；現在已經結成共同體。荷、比、盧三國經濟聯盟，立下了合作的榜樣，而歐洲經濟共同

體是另一更進步的成就。類似的聯盟在世界各大洲紛紛出現，勢不能擋，人心渴求合一。

教會正在改變中。初期教會並不曾將自己局限於猶太社會的框框中，她開放門戶，吸收希臘及拉丁文化。福音豈不是因而傳遍整個羅馬帝國嗎？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由於對地理的知識不足，教會領袖誤以為歐洲、中東加上北非就是全世界；他們不知道山外有山，海外有海；他們熱衷於將教會拉丁化，摒棄其他文化。教會曾將自己打扮成一位年老的僧人，屹立在江心的孤島上，注視著河水滾滾東流。教會以其不變而自豪。



然而，教會的使命是服務一切人類，把救恩帶給生活在時空中的人類。世界經已改變，人亦改變，人的思想型態也有改變。這些改變由於適應環境和吸收新事物，是活力的象徵。反過來說，不變象徵著僵化。人類社會若堅持不變，就會被淘汰、被擯棄並且

消失而成為歷史陳蹟。教會是邁向耶路撒冷途中的天主子民，怎可以不改變她的面貌呢？我們的教會快將歡慶二千週年，她仍然很年青，原因是她從未停止更新。二十多年前，教會一再承認本地化及更新的重要性；教會離開孤島，與群眾走在一起，並加速現代化的步伐。在改變中的人，並不領悟他們自己的轉變。我與外界隔絕了三十多年之久，初次重新接觸時，實在感到驚訝。教會最重大的改變之一是完全放棄使用拉丁文。這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但現在卻成了深受各方面贊同的事實。另一項重大改變是教會的多元化發展。聖神確是吹遍大地。

過往教會堅持劃一，對每樣事物予以完全和絕對的控制，而太多的控制卻窒息了活力。羅馬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權力」，亦即是權威和法律。而「愛」才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所訂下的首要誡命，它卻不受到重視。現在，很多宗教神學家重新發現「共融」的精神，這是一項進步的標誌。不過，我們清楚了解到，放棄一種死文字容易，要放棄權力的把持，卻困難得多。

若要有真正的多元發展，必須先推動本地化。教會內多元化包括不與任何一個特定的政治制度結合。歷史不斷向前進，昔日教會一開始便對資產階級革命持否定的態度，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而今教會反對社會主義。歷史的教訓很有價值；它使我們知道，我們是處於歷史的轉捩點上，是在革命洪流當中。我們願意與群眾站在一起，為己為人謀求幸福。多元化的意思是盡我們所能，在各種社會制度中傳播福音。生活在社

會主義制度之下的人超過十億，全球天主教徒豈不應該了解支持那些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天主教徒所作的最新努力嗎？豈不應從他們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中獲得結論，並支持鼓勵他們嗎？他們所居的處境與其他人不同，他們的見證更有價值。超級大國企圖以軍事及經濟力量去干預及控制他人，經已造成鉅大的災害，且將來更甚。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不符合基督的精神。

多元化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本地化。因為各人生活的時空境況都不同。只有實行本地化，教會才可以將福音傳遍給世界上各民族。這裡，讓我引用 De Courtrai 樞機主教與 Andre Seve 的一段交談：

很多人以為信仰可以在抽象情況下浮現出來。但實際上，信仰是時常連帶著文化包裝而傳遞的。福音所載的天主聖言是通過特定的文化，在一定的時期，以人的言語來與人交往。正如信仰與天主聖言之間的關係，信仰基督亦能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出來，並且發揚光大，而仍不失為同一救主內的同一信仰。這是五旬節天主聖神所行的偉大奇蹟，更好說是藉著這奇蹟，上主聖言在時空中表達了無限的真理，並使教會的信仰在各種不同的境況中開花結果。福音深入歷史愈多，基督賜了那無止境的豐富恩寵也愈多。在這裡得借用一句我所喜歡的聖經金句，這句說話正顯示出耶穌超凡的謙遜，也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凡信我的．．．．還要做比

這些更大的工程。」（若 十四：十二）當然這有賴天主聖神！不過，我們應同樣肯定：基督徒信仰不會在任何文化前畏縮或躊躇。本地化是傳教工作之一，是富挑戰性的差使。它使活於某一特定的文化的人能接受基督的訊息。假如以陌生的語言在他們的文化中傳福音，他們便很難明白了。

我們應避免謀求劃一。中國有句成語說：「葉公好龍」，但當活生生的龍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卻被嚇得魂飛魄散。同樣，有很多人在談論多元化及本地化，但當真正面對它們時，卻又設法干預和反對，並用盡一切辦法力求返回劃一。這不單違反歷史發展，亦違反聖神。容許我在這裡套用著名神學家

O. Cullman 的說話：「聖神在那裡工作，那裡就產生相異點。不過，每一個行動並不導致分裂。身體的各個肢體履行自己的任務，都導向合一。」

總結說來，我欲重申依撒以亞先知的說話：「我的行徑不是你們的行徑。」當很多歐洲天主教徒以為中國教會已死的時候，上主為我們預備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是中國教會在歷史上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真正屬於本地中國人和獨立自主的天主教會。這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我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中國教會的發展。與歐洲教會斷絕往來這麼多年後，我們此行的目的是要確實重建友好交往，增強合作及了解。我們願意與你們在友好、平等、互相尊重和合一的道路上齊步向前，使合一能在愛和真理中不斷發展。

牧我中華

蘇主榮編

本書收集近代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的訓導。由該書可以看到我們天主教對無神主義中國在態度上的演進，由強硬而變成交談，既保持公教信仰的立場和原則，又不失開放修好之道。它是目前每個關心大陸教會的教友的必讀書籍。

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
訂價港幣二十元正

港澳以外地區，連郵費：平郵美金\$3.50
空郵美金\$5.00

